



(接上期)

果然次日夜晚，大梅正在台上演出戏，便听到戏台下面有人悄声说话：“不行，这里不能用手榴弹炸。那样炸死的人太多，我们吃不起官司。”又有一人接着说：“那就干脆从这台板缝里向上捅她一刀，叫她脚残腿残演不成戏。”前面说话之人又言：“这也不成，这也对不起咱们的大梅姐们儿！走，咱们还是快走吧。”一场生死之灾虽然很快过去，但是正在台上演出的大梅还是被吓得双腿发软，险些忘掉了戏词。

戏唱完后大梅回到住处，躺在床上，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心中的恐惧驱散。她听出台板下那对话的声音，有一个仿佛自己熟悉，据此她猜想那定是樊城戏班前来夺人。

对于因抢角而杀人害命的事，大梅早就听说过。大梅睡在床上越想越害怕，她害怕自己被两个戏班抢夺有丧命之险。

然而，一场更大的灾厄，还是在大梅的恐惧中再一次到了来了。那是不久后的一天，大梅跟随戏班到大新店附近的黄岗村演戏，戏班人员都住在村头的破庙里。那庙破门烂窗，也没有院墙。樊城戏班探得这一消息，班主认为夺回大梅的时机来到，便立即召集众人，说：“下手的机会终于来到，这次不用翻墙，也不用破窗，冲进大殿架起大梅就走。要是不行，就撂进大殿一颗手榴弹。”随后班主便亲自带人，拿枪的拿枪，带刀的带刀，急匆匆向黄岗村头的破庙奔去。

樊城戏班的人不敢白天行动，到了夜晚，班主才引领众人从远处的藏身地出发，一阵奔袭到了破庙近处，准备动手。但是到此一看，他们却又犯起难来。因为大新店戏班一直没有放松戒备，他们在破庙附近设下了许多岗哨，外人根本靠近不得。一时下手不得，班主也不死心，说：“等等，再等等。等到后半夜，他们撤岗我们再行动。”

然而他们等啊等，见破庙周围的岗哨一班班轮换，却一直没有撤去的迹象。眼看着天就要放亮，他们更是夺人不成，那个怀揣手榴弹的莽撞小伙子急了，突然从怀中摸出一颗手榴弹，说：“他妈的，看我把大梅炸死，叫大新店戏班也要不成！”说着，举手就要往庙里扔手榴弹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小伙子手未举起，却被一只大手捏住了手腕，就听班主在他耳边说：“大梅在咱樊城多年，混得不错。咱戏班的人都说她好，全镇的人也

都说她好，我真不忍心下这狠手。再说，一颗手榴弹扔进去，炸死了大梅，也会炸死一大片人，犯了众怒，咱也承担不起。”小伙子急问道：“那咱下一步怎么办？”班主隨之道：“撤！我们来了几次都抢不走大梅，看来再来也是难成。这事既已如此，我看就到此为止，以后不再来抢大梅。”说着，他便引领众人趁着将要逝去的夜幕，匆匆返回樊城。大梅就这样再次躲过了一劫，在大新店戏班真正落下脚来。

两个戏班的抢夺，已经一次次把大梅推到了死亡边沿，但这还不是发生在大梅身上最可怕的事情。发生在大梅身上更为可怕的事，是当地恶霸、土匪的行恶、骚扰。

这时，已经到了解放战争的第二个年头。我刘邓大军挺进中原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持其腐败统治，进行垂死挣扎。拉锯局面造成的政局不稳，使得当地土匪横行，更给百姓带来了难以承受之苦。

处此境地，一个个难以承受的沉重灾难，便接连降到大梅的身上。晚上，戏班常常正在剧场里演戏，就有一帮帮喝足了酒、吃够了肉、吸足了烟土的恶霸土匪，突然挎枪来到剧场，往前排一坐，专点大梅唱戏。大梅无奈只有给他们唱了这出唱那出，甚至一直唱到天明。

有时大梅她们女演员正在戏班睡觉，突然就会闯进一个恶霸，叫大梅陪着去打牌。大梅稍慢，那人就会用枪顶上大梅的胸口，恶叫道：“怎么，就你这臭戏子，架子还挺大，老子请不动你了？”大梅明知前去凶多吉少，却也不敢不跟他去。

更有一次，戏班到叶桥村给一户地主家唱还愿戏，不料刚要开场，就有一个腰挎手枪的不速之客来到后台，大叫道：“停住，不许开戏！”班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急忙上前询问。那人说：“我们潘司令说啦，不准唱戏。谁要敢开戏，老子就不客气！”说着他拍了拍腰间的手枪，扬长而去。

班主不敢怠慢，一番打探方知那潘司令是当地一个土匪头子，外地戏班到了这里，演出前都要先过他的门槛，尤其是女演员，得去陪他吸几口大烟，说会儿话，博得他的欢心，才能顺顺当当开戏。班主无奈，只有带着大梅几个女演员前去拜见这位潘司令。

斜歪在雕花顶子床上的潘司令，也不起身，用眼睛去看那些女演员，看看这个又斜斜那个，最后，把眼睛停在了大梅身上，说：“来，陪我吸口烟。”大梅无奈，只有怯生生地走过去，侧卧床边，烧好烟泡，把烟枪递到潘司令嘴里。别的演员站在一边，吓得动也不敢动。

这时，班主领着一个老师怯生生地过来求情说：“潘司令，戏不开场，戏价就拿不到手。戏班里的老老少少就等这

第五章

险脱危厄——申凤梅江湖历险（三）

钱买粮食吃哩，您老人家就对我们开恩，高抬贵手吧！”潘司令过足了烟瘾，方才把戏班的人放了回去。

事也凑巧，樊城戏班在这个村演完，又到另一个村演出，这个潘司令恰好到这个村赴宴，与戏班又碰在了一起。潘司令一眼见到大梅，便开口狂吹起来：“这妮子唱戏口甜，手脚也巧，给我烧的烟泡，吸着真香。”坐在他身旁的狐朋狗友忙献殷勤说：“司令真有口福，真有口福！”

潘司令受到恭维更是得意，随手指了指戏台说：“看见了吧，大梅头上那顶凤冠，老子一枪能把冠头打掉。”说着，他竟真的手起枪响，“叭”一枪打向了大梅头戴的凤冠。也真该大梅命大，潘司令这一枪不仅没有打中大梅头戴的凤冠，也没有打中大梅的头部，子弹从大梅头顶飞了过去，擦着站在大梅身后演出的张喜官的脊背飞了过去。

张喜官顿感脊背猛地一热，随后便被人扶到了后台。众人仔细一看，张喜官的衣衫被打穿了一个洞，脊背也被子弹划伤，流出血来。剧场这时炸开了锅，观众们的哭叫声，和着潘司令一伙人的怪笑声，响成一片。大梅更被吓得浑身发软，坐在后台的戏箱上久久没能站起身来。

土匪恶霸横行，使得人们完全处在了慌乱之中。大新店镇上也是一样，学校被迫停课，店铺关门，人们都不敢在街上停留，戏班便也进入了无法演出的状态，一天只能吃两顿饭。好在到了秋天，解放军进驻大新店，方使得大新店人恢复了往常的生活，戏班也恢复了演出活动，能够挣碗饭吃。

一天，大梅外出演戏归来，住在戏班的哥哥庆义高兴地对她说：“梅，我今天得了几样稀罕东西，你怕见都没有见过，快来瞧瞧。”说着，就拿出了一块细布、一条毛毯和一件大皮袄。大梅知道哥哥手中从来没有这些东西，忙问他是从哪里弄来的。庆义依然高兴地说：“我参加了贫农团，当了穷人头儿，领着大伙儿分土匪恶霸的。”

大梅听了大为惊恐，忙说：“眼下是拉锯时期，万一解放军走了，国民党军队回来，还有你和全家人的命吗？”庆义一听，方知害怕，一屁股坐在床上不再吭声。大梅随之道：“这样，你还是快回临颍老家躲一躲吧。”庆义无奈说：“俗话说‘跑了和尚跑不了庙’，我躲了，你咋办？”大梅说：“我提防着些就是了。”果然，庆义刚离开大新店，解放军就开始前进了。

大梅害怕土匪恶霸找她算账，就躲出戏班住在了附近一个卖胡辣汤的大娘家里。那大娘喜欢大梅，她喊大梅“闺女”，大梅就喊她“婶子”。过了几天，大梅听说国民党军队就要回来，不免心中害怕，便安排大娘：“婶呀，这几天你要

多加小心，夜里有人叫门，你先听听声音再说。”大娘点了点头，算是答应下来。

大梅随后一连几夜都不敢睡沉，听到狗叫心中就害怕。果然几天之后，当地的一个土匪司令领着一帮土匪返回来了。他是大新店一带有名的恶霸，拉杆子自封了“司令”。这司令带领一帮土匪无恶不作，闹得大新店难得安宁。这次回来他心怀家财被分的仇恨，比先前更加疯狂，先杀了一些人，活埋了几个青年，还牵走了一批牲口。

没过几天，他便开始搜杀参与分其财产之人，到戏班来找庆义没有找到，便追查到卖胡辣汤的大娘家里。于是，一天半夜，大梅刚想入睡便听到一阵狗叫声和杂乱的脚步声，有人“咚咚咚”敲响屋门。大娘不敢大意，忙问道：“敲门干啥？你们找谁？”外边立即传来土匪的声音：“找大梅，快开门！”

大梅闻听心知大事不好，急忙起身走到后门，扒着院墙就往外翻。大梅从小就身手麻利，逃出院子径直向东边的寨门跑去。土匪进屋看到大梅跑了，便紧追了过去。大梅逃到寨门口，看到身后土匪就要追上，情况紧急，她猛地一头扑进了寨门旁边的一座破草屋里。

破草屋里的豆油灯影下，一头牛正在吃草，一个老汉正在牛槽边抽旱烟。大梅进屋先是一口气吹熄了油灯，随着便一头钻进了牛槽前的草堆。老汉大概此种情景见多了，也不惊慌，走近草堆问：“谁？”大梅小声说：“老伯，我是大梅。土匪抓我。”老汉说：“藏好，别动。”说着，又用草把大梅的身子盖了个严实，便上床假装睡觉。

不一会儿，土匪便追了过来。躲在草堆中的大梅听到了屋外土匪的脚步声和说话声，吓得浑身哆嗦不已。好在土匪没有进屋，大梅躲过了一劫。天明土匪去了，老汉方让大梅从草堆里钻了出来。大梅对老汉千恩万谢：“老伯，是您救了我一命，我大梅记您一辈子。”老汉叹一口气说：“是你大梅命大，那帮土匪杀人不眨眼，幸亏你没有落在他们手里。”

就这样，戏班不能在大新店立足了，大梅无奈只有领着一部分演员逃往了漯河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策划 王彦涛 李建成